

客家話救亡圖存之道

客家人一向是最重視母語的民族。董同龢在〈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〉一文中說：「他們都有歷代相傳的祖訓，就是『不要忘掉祖宗的話』。小孩子如在家裡說一句普通的四川話便會遭致大人的訓斥。」訓斥的話，據筆者所知就是「背祖」(phoĩ'tsu²)

年輕的客家籍方言學者張光宇教授指出這句祖訓是：

寧賣祖宗田，

不賣祖宗言；

寧賣祖宗坑，

不賣祖宗聲。

長期的遷徙，使得客家人散居各地，在客家區之外留下了許多客家方言島。這些方言島之中大到可以成區的，如台灣桃竹苗東勢區和屏東六堆區尚能保存客家話；但小方言島，如三芝、新

莊、八德、大園、員林、社頭、西螺、溪口……等不是已完全消失，便是奄奄一息（參見拙作〈消失的客家方言島〉一九八七年《客家風雲》三·一三一—一七，附〈台灣客家方言島消失圖〉）。著名的四川涼水井客家方言亦在萎縮之中（見周振鶴、游汝杰〈方言與中國文化〉一九八六）。

近二十餘年，台灣客家年輕子弟大量外移，外移的客家子弟並未在鶴佬語區形成客家方言島，而是散居各地。由於光復以後政府實施了嚴厲的國語政策，在學校中嚴厲禁止學童說方言，並以種種手段打擊方言自尊心，大眾傳播極少客語節目，電視上更是從來不見為客家語設計的節目，火車、汽車沒有客語服務，百般措施，逼使客家語成為無用之語。雖然客家語和鶴佬語同時受到壓迫，但由於客家話勢力低微，所受到的壓迫比鶴佬語都要深熱，不但移出的客家人無法繼續流傳客家話，即客家區內部，依筆者調查方言時觀察，許多年輕父母已不再教孩子客家話。

台灣地區的語言生態正急速的崩壞與重整。依據黃宣範教授的語言社會學調查研究，大學生使用國語交談的比率如下：（單位%，據《台灣文藝》十一—十二期〈台灣話的語言社會學研究〉一九八八）

	與長輩	與平輩	與晚輩	與朋友	社會交往
客家	九・二	三八・七	五〇・九	六〇・〇	七一・〇
鶴佬	七・〇	二八・〇	四一・〇	四九・〇	五二・〇

這是一個令人警惕的調查結果。這些數字顯示了三個意義：

一、台灣傳統語言正急速消失，被國語所取代。

二、在知識階層中，國語的勢力已遠遠超過台灣傳統語言。

三、客家「後生」的母語執著低於鶴佬「少年家」。

在台灣諸語言的競爭史上，客家話面臨了兩個階段的萎縮：

一、汀州、漳州（平和、詔安）、潮州（饒平）及長樂客話，因人口劣勢而消失。與鶴佬人混居的成為說鶴佬話的「鶴佬客」，與海陸客混居的說海陸話，與四縣客混居的說四縣話。

二、光復以後由於人口外流及喪失教育權、使用權、傳播權，外流人口紛紛變成「國語客」，客家區內亦岌岌可危。

依據筆者在〈台灣諸語言之分佈與融合消長之競爭力分析〉（刊於一九八九年六月號《台灣風物》收入前衛《台灣方言之旅》）的結論，語言競爭的勢力有四個依據：即文化、人口、經濟、政治。明顯的歷史事實是平埔族語言由於文化劣勢消失於漢語之中；前述汀、漳、潮客語因人口劣勢消失於鶴佬語及海陸、四縣客語之中；鶴佬人由於經濟優勢，鶴佬語成為商場共通語；台北國語由於政治優勢，壟斷教育、傳播、社會使用各種資源，正急速蠶食台灣傳統語言。

在以上四種語言競爭力之中，客家語和山地語一樣佔盡劣勢，成為弱勢語言。

在這種情勢之下，客家話有什麼「救亡圖存」之道呢？我想借用兩句話為客語人士借箸代籌：

一、是孟子所說：「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，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」，即要求優勢語族寬待弱勢語言，弱勢語族自己要發揮能夠運用的潛力，亦即二、孫子兵法所說：「無恃其不我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」亦即弱勢語族不要怨天尤人，要加強自己語言的競爭力，保護自己的語言。

這兩句話不但適用於客家語，也適用於鶴佬語，更適用於山地語。

客家語如果不運用智慧以救亡圖存，相信會比鶴佬語更早消失於台灣這塊土地上。而奮鬥的方向，一是解除外在束縛、二是發揮潛力。

前述的四個競爭力之中，語言政策屬於外在束縛，文化、人口、經濟屬於內在潛力，以下逐項分析：

一、政治：台灣的語言政策是導致傳統台語消失的重要因素。國語單語教育剝奪了各種語言的教育權，語言教育的斷層導致民族母語能力的日漸喪失，加上傳播工具被壟斷，民族語言無法跟隨社會進步的步伐而翻新，舊語消亡，新語不生，語言新陳代謝的功能萎縮，必然走上滅絕的命運。當新生代的母語能力喪失到無法「暢所欲言」時，他們便會感到說父母的話是痛苦的事，不如學校教的「國語」來得方便。到頭來妨礙母語運動的障礙，不止是統治階級，更是我們的下一代。當我們的下一代都反抗母語教育時，也就是所有台灣話「大勢已去」的時候。

國民教育的一個暴力是採用「直接教學法」，即孩童入學之初不以母語教學，而以國語教學。如果是母語家庭，在入學之前不會說國語的，入學之初對老師的話就會覺得像「鴨仔聽雷」一樣。

學校教育應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，如今兩階段的教育銜接不上，對母語家庭的學童知識成長是一大障礙，如果這一障礙無法克服或因克服遲緩導致學業不及國語家庭的學童，這個孩子就會被打入「放牛班」，這是國語教學法最不公平之處。許多投機的家長因為害怕這個暴力，因此早日投入「國語家庭」的陣容，造就了無數不會台灣話的台灣人。

國民教育最大的暴力無疑的是禁止學童在校說母語。學童在小小的心靈中感覺說母語是可恥的罪惡，便會封閉了學習母語的興趣。又由於同學在校養成說國語的習慣，長大之後還是保存說國語的習慣，國語就成了年輕一代的社會語言，母語的使用場合便萎縮了。我們看現在年輕人見面說中國國語，再看看一九三七年以後皇民教育下成長的一代見面說日本國語，就可以證明這種皇民化式的國語教育所產生的可怕後遺症。

電視是威力最大的傳播媒體，但自電視開播以來，除了政令宣傳的總統文告、反共的寒流連續劇之外，從沒有為客家人設計一個客語節目。年初開播的「鄉親鄉情」節目也帶有政令宣導性質，這是很大的不公。「廣播電視法」規定「方言節目應逐漸減少」，是客語節目難以增播的障礙。「方言節目」因被閩南語佔盡風光，造成部份客家人的嫉妒，而有和鶴佬人互搶骨頭的心理，增加鶴客之間的對立態勢。另外電視節目內容粗糙，故意貶損方言尊嚴、方言節目製作經費只有國語節目一半、播出時段限制在非尖峰時間、方言廣告不能出現在國語節目之中、國語廣告卻可以出現在方言節目之中……都是不公平的待遇。

另外是公共場所的語言使用限制。如法院、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，有些拒絕以方言服務，造成老一輩客家人的權利受損。目前火車、台汽恢復雙語服務，但所謂雙語是指國語與閩南語，並無客家語。我們應追求「多語服務」，即增加客語及山地語的服務。

因政治的不平，導致母語教育權、傳播權、使用權的被剝奪。在這一問題上，客家語與山地語比鶴佬語所受的壓迫為重，但受到壓迫則是同一的，客家人應聯合鶴佬人共同爭取。如果鶴佬人都爭取不到，客家人更不用說了。此之謂聯合陣線。

但我們當知提倡方言是為延續民族傳統文化與民族命脈，發展具地方特色的文化，為世界五采繽紛的文化做出貢獻，並非為了與其他語言相對立，造成民族間的隔閡或摩擦。尤其是各層次的共通語有其成立的條件，不能忽視。

在保存民族文化之同時，亦應學習其他民族的語言，達成民族間互相了解、互相尊重、互相欣賞的和諧相處，而非增強分類意識，重演分類抗爭的歷史。

二、人口：政治的壓迫可以抗拒，但人口的壓力是無可抗拒的既成事實。客家人口數，國民政府從來不做統計，有人說是四百萬，有人說是五百萬，佔台灣人口四、五分之一。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。據一九三〇年台灣總督府的調查，廣東籍有十五%，其中潮州人屬鶴佬人，福建汀州及部份平和、詔安、饒平人屬客家人，截長補短，總計客家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一三·五%。戰後擁進一批外省人，客家人口比率因而降低，依美國長老教會一九七九年的調查分析，客家人口

佔台灣總人口一〇%。依現在約二千萬人口來計算，客家人口約二百萬。山地人口佔一·六%，約三十二萬。

客家人口比例少，曾造成前述客家方言島的消失，近三十餘年客家子弟不斷移出，移出客家人又散居鶴佬語區內，尚未聚落成方言區，長此以往，客家人口有再度萎縮之虞，造成客語人士的危機意識。

從歷史上的教訓看來，小方言島的維持是極困難的事，尤其交通越發達，民族間交往越密切，小方言島的消失越加迅速。然而小方言島也有長期保存的例子。

鶴佬語在客家區內也有幾個方言小島，有些小島已消失，如屏東內埔某些鶴佬村落目前已變成「客鶴佬」，但也有長期保存鶴佬語的。如桃園新屋鄉是海陸腔客語區，鄉內有兩個鶴佬村落，一是蚵殼港（蚵間村），一是大牛欄（下埔村）。蚵殼港和新竹新豐鄉連接，說泉州話，有許多仍不會說客家話；大牛欄則在客家區的肚子裡，人口只有二千多人，每一個人都會說客家話，因長期與客家人通婚，其鶴佬語嚴重客語化，語音、語法、語彙受到客家話很大影響。其祖先來自廣東海豐縣，但細究其鶴佬話，已十分接近桃園的漳州腔。

為什麼大牛欄這個小島可以保存鶴佬話，而其他鶴佬方言島和客家方言島卻消失了呢？筆者認為是因為大牛欄離開其北部的桃園、台北的鶴佬區極為接近，只要走出十幾公里就可以聽到鶴佬話。大牛欄因為得到這個「外援」，鶴佬語仍是有用的語言，所以他們願意把鶴佬語保存下來。

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台北國語人口雖少，卻能發揮強大威力的理由。假設中國大陸推行的不是北京話而是鶴佬話或客家話，則整個情勢便會完全改觀。意即台北國語得到中國大陸普通話的外援，加上政治的內援，而能在台灣順利推行。

由此看來，外移的客家人或山地人並非完全不可能保存客家話，但必須爭取客家區的外援。客家子弟應該在家庭中以客家話教育下一代，並和故鄉的客家兄弟不斷保持來往，然後爭取傳播權以爲配合，使得客家話保持爲「有用的語言」。如果以上的工作沒做好，外移的客家人終究會變成「鶴佬客」或「國語客」。

母語是民族認同的象徵，母語改變，認同對象就會改變。「鶴佬客」只是血統上的客家人，不是客家人。過去客家人有條家規，不會說客家話被視爲背祖，不准上祖墳，不准上祠堂。因此客家方言島上的人雖會說當地語言，仍不忘自己的客家話。此一家規維繫了客家民族免於被同化的命運，也使客家人成爲特別有語言天才的民族。

但客家在台灣仍是少數，要長期保存，必須和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聯繫。過去海陸和四縣都只是各自保存自己方言，不像鶴佬話的漳泉話能夠融合成廈門話或台灣話，這是海陸與四縣之間交往過少之故。

外援是維繫弱勢語言生存的一大因素。台灣鶴佬人也是一樣，不可太執著於台灣話，當知世界上除了台灣之外，福建廣東南洋還有許多人說鶴佬話，總人口和客家話差不多，有五、六千萬，

不算是少數。

山地話方言太多，互不相通，每個方言只有數萬乃至數千人口，是山地話保存最不利之處。城市原住民除了和故鄉保存來往之外，別無他途。

客家人要保存自己的母語是一回事。但如要拓展生活空間而不自囿於客家區，就必須多學居住地通行的語言。過去客家人在外活躍的都會說鶴佬話，和鶴佬人打成一片，因而得到很高成就。外省人之中有部份人在台居住四十年仍不會說鶴佬話，更不會說客家話，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保住地位，多半是靠著政治力量的支持，和客家人憑藉自己的能力而獲得人民的支持不同。最近有些客家智識份子，要把客家意識引導成反鶴佬意識，拒絕說鶴佬語、聽鶴佬語。既要在鶴佬區發展，又不學鶴佬話，這是違反常理的，和客家先賢開拓的心胸比較起來，是狹隘多了。這是中了國民黨統一中國必須統一語言的毒素。試想，客家人到了鶴佬區發展，到底是說鶴佬話能夠和鶴佬人打成一片，還是說國語能夠打成一片？是和鶴佬人打成一片能有較大成就，還是和鶴佬人保存隔閡能有較大成就？這是自明的道理。

既保存客家精神，又能開拓生活空間於客家區之外，是歷代客家先賢成功的祕訣。

三、經濟：經濟也是語言競爭力的主要因素，華語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，但華語在世界上的地位遠不及英語。英語成爲國際共通語，其主要原因，乃是英語國家的英國、美國連續執世界經濟之牛耳達百餘年之久。鶴佬話在台灣商場上具有重要的地位，主要也是因爲鶴佬人在經濟上

的實力。

鄧雨賢是客家人，但他的作品都是鶴佬語歌曲。主要是因為鶴佬語歌曲的市場廣大。有市場，作品才有發表的機會。

客家話可能成為客家區內的商場用語，但想成為全台灣的商場用語，不太容易。不過客家人可以藉由經濟的發展，增加客語市場購買力，增加客語作品的市場。客家企業也應該多支持客語廣電節目，吸引客語人口購買。

台諺有云：「無錢講無話」，「無錢做無代誌」，「有錢萬事OK」。任何文化事業都需要錢，沒有資金支持，不賺錢的文化事業不可能存在。希望客家企業多支持客家文化之研究、發表、推動。

四、文化：語言是文化的表達工具，沒有文化的語言是沒有競爭力的。漢語在中國之所以能夠消滅南方的荆、越語言，在北方消滅了滿州語，除了政治因素，主要還是文化因素，漢語詞彙大量被日、朝、越語吸收，文化優勢是主要原因。英語在世界的競爭力並不全是依靠經濟，英語文化也是執世界文化之牛耳，法語、德語、西班牙語的競爭力更不是靠著經濟力量，而是靠著他們的文化力。

有些人主張雙語教育，要求小學到大學都要教台語，我問他們說：目前台語連文字都不完全，記述文化沒建立起來，怎麼搞教育？即使記述文化建立起來了，文化是需要累積的，台語文化的建立也是以後的事，從小學到大學這麼漫長的教育歷程，拿什麼教下一代？

我們現在急需做的是趕快把記述文化建立起來，把過去、現在的口語文化整理成文字，然後讓文化工作者根據過去、現在的文化傳統，用我們的母語文字加以繼續發揚光大。

在記述文化未建立之前，傳統的口語文化也要繼續發展。比如過去搞客家歌的，唱來唱去都是山歌，唱到最後只剩老人在唱，這是一種危機。

最近客家作曲家涂敏恆先生出了幾張客語創作歌曲錄音帶。我的兒子很喜歡聽，甚至喜歡學。雖然他不會講客家話，但居然能用客家話唱完客家歌。聽他高唱「無采工、無采工」，我心裡真是感動。這使我感到，文化的力量，尤其是音樂的力量是沒有民族界限的，客語作品只要是優秀的，也能把市場拓展到客語族外。

楊麗花的歌仔戲迷不全是鶴佬人，客家戲迷、外省戲迷也不少。有一次我參觀一場布袋戲演出，觀眾之中竟有三分之一外省人，大呼好看！京戲雖是北方戲，南方人愛聽京戲的可多著。漳州的北管是京戲的親戚，北管的語言是北方話，竟一直在台灣流傳至今。

鶴佬人和客家人常自吹鶴佬話和客家話保存古音、古語，這話不錯，但語音的「古」只有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價值，而沒有文學價值。北方話的價值不止在於它的使用人口佔全中國人口七成之多，並且也產生了很多傑出的白話文學作品，這個語言現在變成國語或普通話，記載了所有中國現代文化，其勢力之強是難以抗拒的。鶴佬語雖然也有南管文學、歌仔冊文學傳統，但新文學都用日文、中文寫成。客語文學作品比鶴佬語文學作品貧乏，並且和鶴佬語文學一樣，沒有傑出

的作品。這樣的語言是不會受到重視的。

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化，必先對語言深刻的錘鍊過才能使口語文學化。目前已經有人在嘗試台語文學創作，不但鶴佬語有人嘗試，客語也有人嘗試，這是一個好現象。但可惜創作者所憑藉的只是自己日常的口語，並攙入許多國語詞彙與文法，沒有對整個民族語言傳統做過研究的。我覺得這樣沒有什麼前途。不過我們可以把現在的情況看做是從「台灣文學」發展到「台語文學」的一個過渡時期，隨著台語（指所有台灣傳統語言）的研究深刻化、系統化，我相信有一天可以達到台語文學的藝術化境界。

然而台語文化的建立，必須先排除政治的障礙。先讓我們的傳統語言恢復起來，並讓我們的下一代以說母語為榮。如果我們的母語失傳了，我們的下一代以說母語為恥，以說母語為苦，我們的母語運動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多餘的虐待與負擔，那麼我們今天所努力的工作，不但徒勞無益，而且是一種罪惡。

（一九八九年一月二〇日）